

复读生

翻盘

魏振强

作为四十多年前的复读生，我在编辑这期稿件时，内心翻腾不已，既为复读生的艰辛唏嘘、共鸣，也为老师们的良苦用心深深感动，更为家长们小心翼翼的呵护和殷切期待而动容。世界熙来攘往，每一条生命都不容易，复读生的不甘和专注的身姿，是奋斗者最美的背影。

高考是人生众面临的第一次大考，十多年的寒窗苦读，最终的衡量标尺就是几位数字，既残酷，又现实。人生的每一场考试。何尝不是这样残酷、现实？今年的高考正在陆续发榜，有人欢欣，有人失望。欢欣也罢，失望也罢，都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没有人总是胜利，正如没有人总是失败，那些用汗水浇灌的每一个日子，正是生命落下的深深浅浅的足迹，包裹着期待，包裹着个人尊严。

人生的每一步都是考试，考验心理、体力，考验道德、人格，但不是每个人每一次都有“复读”的机会。没有“复读”的机会，就意味着没有纠错、翻盘、成长的可能。这么说来，不停地反思、修补自己，就是对生命最好的呵护。



版式：伟东

我的“高四”学生

吕树国

7月20日，“高四”开课了，我拿着一份长长的名单表，走进教室。

特制大教室，140套课桌椅早已摆好。刚刚入伏，36℃，热，衬衫贴后背，黏糊糊，难受，我打开空调，四台大功率空调嗡嗡叫起来。学校通知要求学生下午五点进教室，我三点就来了。不到五点，140套课桌椅座无虚席，乌泱乌泱的，学生来自全省各地及周边临省，还有一个黑龙江的。安静得出奇，与应届班大不同。应届班开学第一天，吵成一锅粥。一眼扫过去，从后排到前面三分之一处的学生基本两眼无神，双手下垂，胸口靠

着桌沿，低头盯着书本，不像看书，像想心事。他们进班时我观察了一下，主动来复读的都是信心满满，想考更好大学，来得早，往前排挤；低分的，是家长逼来的，往后排坐——他们给自己分了层。

做了多年班主任，我每天习惯早起，张杨果而比我还早到，我没进教室就听见她朗朗的读英语声，她发音纯正，听不出皖北口音。小姑娘来自蚌埠，来报到时由爸爸、妈妈、爷爷、奶奶、小姑、外婆陪同，加之和一位主持人同名，当时就记住了她。她个子不高，一束马尾，眼睛亮亮的，高考差两分达特控线，败在数学上。她跟我说来复读主要是要提高数学，目标211。

午休时同学们都趴课桌上，走廊上却有一位来回走动，嘀嘀咕咕，是邹亮在记英语单词。“怎么不休息？”我问。“老师，我英语差，高考一门英语拉下去四五十分钟，刚到特控线，填报不到好学校。”

晚自习时，我叫出张杨果而和邹亮，“你俩一个英语强，一个数学强，我把你俩座位调一块，互相帮助互相补缺，争取来年211。但是——”我强调，“一是要实实在在倾囊相助，不得保留，二是绝不能因此谈起了恋爱！”他俩笑了。这个安排是基于我多年经验，学生自己总结的学习方法往往比老师灌输的更有效，学生间也更易沟通，以后他们会明白，学会合作，一生受益。之后，我又组织了十多个“互助组”。

第一次月考，陈恺从进班14名跌到60名，他愤愤说：“老师，老子是冲名校来复读的，照这样还不如不复，费钱又费力，老子还多耽误了一年……”我等他发完牢骚，给他分析原因：“你进班时就超本科线了，学习能力毋庸置疑，但我听说你晚上刷题到两三点，而早上五点多就要起床，中午休息半个小时，你铁人啊？你叫陈恺，不叫王进喜！”陈恺说：“可是我夜里没有睡意，头脑清醒，做题效率也高。”我说：“你要是有本事把高考时间改到夜里，我同意！”

秋意渐浓，第二次月考后，大家似乎找到了自己的节奏，波动不大，日子又在刷刷翻书与沙沙书写中进入冬天。教室显得更拥挤，因为都穿上了羽绒服，气鼓鼓的，塞满课桌间隙。许是天冷，许是第三次月考临近，大家都不愿意动，连上厕所也罕有，气氛压抑。我叫他们课间到走廊晒晒太阳，应者寥寥。

第三次月考后，赶上元旦，放了一天假，我到后山转转。蜿蜒爬到山顶，额头出汗，抹汗之际，看到了杨淳。这小子高考347分，进班时顶着一头黄毛，我让他染回来，他要“过几天”，这一过就是一个半月，直到第一次月考成绩进步了，大概看到了希望，才染回黑发。之后又屡出幺蛾子，老是迟到，还旷了几天课，我在全托机构找到他，他正躺在床上玩手机。我抢过手机，发了一通火，他才懒洋洋地回到教室。他永远坐后排靠窗那个角落，

几次调座位，就是不动，还说“这个位置便于观察世界”……杨淳在一棵树下蹲着马步，双掌推出，似在练什么功。突然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发出长啸。“嗷——嗷——”，静谧的山谷反弹回音。嗷过之后，他又哈哈大笑。我心里一紧，莫不是要干傻事？但见他笑过之后，若无其事拍拍屁股下山了。我没惊动他，远远地跟着也下山了。

寒假过后，进入春学期。电子屏上的倒计时牌数字一天天减少，由三位变成两位，周考月考的成绩似乎刺激不了大家。进入五月，天气渐热，班里气氛更加沉闷，看不到笑脸，没人谈论成绩，没人谈论未来，连“互助组”小声讨论也没有了，空气稠得冻住似的。

6月5日下午，我再次强调了高考注意事项，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可最终什么也没说，手一挥，“散了”。他们收拾好书本，走过我面前一一同我击掌。那晚广场上有放孔明灯祈愿活动，张杨果而等同学写的是具体大学名称，杨淳写的是“考得上”。

高考的三天，我反而平静了，他们拼了全力，我也拼了全力，默默祝福吧。7月中旬后，我陆续收到同学们的喜报，张杨果而、陈恺等得愿以偿，冲进211。邹亮去了华东一所大学，不是211，但专业很牛。杨淳发来微信，“老师，感谢您没有放弃我，我考上本科啦，淮南师院，到时候我带淮南牛肉汤给您吃呀！”

我盯着微信，热泪盈眶。



吕树国，六安市毛坦厂中学东城校区教师